



宣統辛亥重修

東莞縣志

陳伯陶書端



序

東莞之有志也自邑人陳月橋

庚

始月橋宋鄉進士入元不仕懼舊

聞放失乃因縣尹郭居仁

應木

之請而創爲之者也明永樂初莊克

敬

恭復行續修記載稍略正統間陳琴軒

璉

致仕歸因蒐諸遺佚萃

而成編會遭兵革未及梓行至天順甲申盧仲和

祥

得琴軒舊稿增

訂之始鋟諸木自是劉簡庵

存業

謝諭卿

邦信

張荊公

二果

及國

朝李白川

作楫

鄧蓼園

廷詰

皆有重修之舉雖官爲提倡而操觚者

實邑薦紳文士故書成無異辭嘉慶丁巳邑令彭英堂

人傑

再修聘

江西黃石農吏部

時沛

爲總纂黃君本歐陽子修唐書事增文省之

例多所刊削板出邑人士不謂然乃摭其遺落爲續志二冊請署令

范敬亭

文安

剗劂並行迄今百二十餘年矣中間鄧樸庵

清

何梅士

仁山

鄧蓮裳

蓉鏡

曾爲增輯俱未成書稿藏於家世不之見也宣統

改元

余

自江寧乞養旋里邑人陳恭甫

官桃

以修志請

余

諾之而未

有暇也辛亥國變

余

竄伏海濱之九龍謝絕人事乙卯春邑人葉湘

南覺邁

援

月橋例復申前請謂欵從沙田公產出無應縣尹聘受粟

肉之嫌且任徵同志遷局九龍俾省應酬而專著述

余

辭不獲因取

前志讀之知體例猶未盡善乃博行采訪詳加徵引仿阮文達廣東通志及近代南番諸志例重爲纂輯閱六載方成凡九十八卷附沙

田志四卷合一百三十餘萬言因記其緣起爲之序至創修大意別

詳凡例中茲不贅云時任分纂者編修成都遺缺知府尹翔墀

慶舉

未幾卒總其成者惟

余

一人其任分緝者舉人大挑河南知縣黃蘊

池

瀚華

澤東

國

學

生

陳

蓮

伯

濂

國

學

生

徐

鐵

儔

汝鏐

生

員

陳

少

萊

節

超

生

員蘇選樓

澤東

國

學

生

陳

蓮

伯

濂

國

學

生

員

蘇

選

樓

并書辛酉孟陬邑人陳伯陶謹序

凡例

一修志之議發自宣統初乙卯開局後邑人斷斷以斷代爲史請余謂志與史不同無斷代之例然衆論所當從也故茲編纂輯至宣統三年七月止

一彭志例言稱明代諸本不可得見 國朝郭周二志繁蕪已甚訛闕仍多今爲重訂存原本者僅十之一蓋意主簡淨也然鄉土紀述與作史不同雖或稍濫要當過而存之武功康志朝邑韓志以高簡得名世或譏其不近人情無裨文獻誠爲篤論茲求得蘆志殘本張志舊本及圖書集成所引廣州府志內記東莞事大都取之明以前書茲編悉行采錄 國朝郭志則李白川等修惜未之見周志則鄧蓼園等修整飭詳贍不至如彭所云故援引獨多凡彭志范志本之周者則注周志於下方從所先也

一鄧樸庵志稿求其家不獲然阮文達修通志時樸庵預其役凡阮

書稱東莞草志即樸庵本也何梅士志稿則因同治間修廣州府志輯呈書局鄧蓮裳志稿則光緒末致仕後爲之故彭志以後百餘年間事茲編即用爲底本

一通志府志在彭志前者彭多所遺漏即阮通志載府志在彭志後其所紀嘉慶以前事每比彭加詳至廣東各府縣志有關邑事者他省通志有載邑中人物治績者彭偶有徵引遺脫尙多茲編悉爲采摭冀臻完備

一邑事散見於史子集部中舊志多不深考間有徵引亦不明注所出茲編廣爲摭拾並依阮通志例注其書名其有差錯者則加按語考訂之

一近事固須采訪然元明以來邑中舊聞多見鄉先達著述中至碑碣石刻尤堪引證茲之采訪偏涉鄉村時逾三載著述則借其原書石刻則求其拓本凡前志未備者藉爲補入所獲甚多

一志以圖爲重故古人不曰志而曰圖經宋王中行有廣州圖經今不可見阮通志圖則道士李明徹繪近代南番志圖則鄒特夫高足羅海田照滄繪並爲世所稱邑舊志圖於開方測算未明其法甚爲疏略羅君近充陸軍測量局教習當道以虎門要塞令率諸學生測繪並成縣境全圖凡四十一幅余向羅君假得屬黃耆封縮爲之耆封受業於羅君者也其餘城內外諸圖則耆封自行測繪比諸舊志粲然可觀矣

一沿革本諸史志及前代疆域圖記等書然必兼載鄰縣分合始明舊志徵引未全殊嫌簡略茲詳爲考據使閱者瞭然

一輿地略分疆域坊都星野氣候山川風俗方言物產八門其疆域則從實測坊都則從調查山川則務詳其脈絡風俗則兼考乎近今方言一門舊志所無則仿溫慕柳仲和嘉應州志創爲之以見吾邑土音有合於古物產一門彭志祇錄其瑰異者茲仍本張志

周志例備載其名並依戴府志及南番諸志例兼詳故實庶將來有所稽考以爲樹藝畜牧之資

一建置略分城池寨臺廨署學宮壇廟祠倉廩驛舖橋渡墟市堤渠
十門嘉慶後海氛不靖夷禍相尋虎門爲省會咽喉佈防尤亟故
寨臺特詳逮光緒之季學堂興而齋舍廢鐵路設而驛站裁故以
學堂附學宮後鐵路附驛舖後以著變通之自至外人傳教立有
教堂被髮禮亡爭桑穀起此事變之大不可不紀者以其亦神道
設教因摘采其略附諸壇廟祠之後非謂宜崇拜之也

一經政略分戶口田賦雜稅祿餉鹽法典禮學制兵防八門自明迄
今邑中戶口約增十倍而田不加多所幸虎門內外沙漲成田少
資民食耳然稅餉日增負擔日重合三者觀之足見吾邑困難若
夫鹽法則場撤埠存而又有引額攤入丁糧之累兵防則備多費
鉅而時切外人蹂躪臺寨之虞桑海變遷華夷錯偪蓋今非昔比

矣及變法議起新學繁興典禮則視爲具文學制則竟成陳迹然告朔餼羊不當遽去也茲編綜核始末故比前志加詳

一張志有事紀上述唐虞下逮崇禎之季周志彭志無之而別載祥異一門竊以爲莞地雖屬南交然三代以前荒邈無紀茲依阮通志例爲前事略始自漢元封元年至宣統三年止而以祥異併入之惟阮不載國朝事以事在國史而又首錄訓典故闕之也番禺志變通阮例事兼國朝不冠訓典謂通志府志已詳茲本其例而仍錄訓典之有關吾邑治安者入之前事中使邑人士知休養生息二百餘年之久皆所貽亦詩人彼美西方之旨也

一周志古蹟寺觀坊牌邱墓分四門彭志因之阮通志則以城址署宅塚墓寺觀統歸古蹟略茲從其例城址曰城寨署宅則分爲二署曰官署宅則更其名曰前賢遺址以宅多圯廢且爲亭爲臺爲

社爲塔不可以宅統之也其坊牌大都前代所立故亦入之古蹟
中

一舊志於職官選舉俱不作表但以年代先後分行書之而已茲依
阮通志例改列爲表而補其所未備惟近日學堂奏獎及仕宦封
贈蔭襲等無從列表故仍舊志書之

一張志名宦傳載太守陳伯紹孫瑒二人而南海衛等武職則略載
其事實於題名中周志因之彭志名宦傳惟載知縣以下諸文職
餘悉削之非也茲改爲宦績略分文職武職二門且博考史乘諸
書補前志所未備嘉慶而後虎門一寨由總兵改設提督武職諸
人勳烈尤夥并搜其卓著者續載焉

一舊志載流寓三人彭志謂東坡未嘗至莞海市詩作於登州不可
誤爲靖康石衲於戍所遇督師弟無迂道至莞之事羅通則應入
職官其說甚辨然東坡至莞見諸張志石衲至莞見諸周志所紀

甚明此皆故老傳聞實非附會彭但據東坡集石衲剖肝錄爲言
近於臆斷且唐之韓子宋之二程子張子並皆至莞不特東坡茲
於宦績後仍別爲寓賢略計自唐至國朝凡得四十餘人至羅
通彭志無傳豈亦以謫宦與居官不倫耶若國朝尙平南則爲
藩王林文忠彭剛直則爲欽差大臣亦非職官比茲並入之寓賢
中以志景仰

一張志人物分臣軌四科曰鴻功曰康濟曰清正曰忠烈儒軌七科
曰理學曰士躅曰孝友曰志俠曰德義曰隱逸曰流寓廣錄四科
曰宦達曰詞翰曰與善曰方技周志人物則分勳爵卿貳臺諫郎
官監司郡守州縣教職忠烈孝友理學儒行文苑義俠卓士隱逸
一行方技十八門彭志謂孝友忠烈儒林文苑分傳國史之體也
邑志則臚舉鄉賢以備采擇不能不寬爲收若以一邑之產擬一
代之人體例既所未安區分何能悉協其說當矣然其志乃有正

傳續傳雜傳之分與前說乖刺且雜傳之名尤爲無取同一鄉先達何者爲正爲雜乎茲依阮通志例悉以年代爲次惟方技仙釋別爲標目其不曰列傳而曰人物略者不敢擬史家體也

一莞之人物始晉黃舒蓋本之沈懷遠南越志自晉而下迄李唐之代竟無一人選舉內貞元進士姜誠黃泰泉稱其官少府監則非無可紀者余力求其事實不可得地偏世遠文獻無徵湮沒者多矣五代逮元始有可考舊志稍略茲徧搜載籍爲之補亡

一明時莞人物最盛彭志稱炳麟史冊凡十餘人此外仕宦芳蹤尙多可紀信矣惟云舊志率意鋪張不復詳考當時典故如野老談朝政啓口多訛今細爲增刪凡所釐正悉依明史其說非是明史列傳爲萬季野作方望溪集稱昔訛季野於吳會間人多列傳而他省遠方灼灼在耳目者反闕季野言他省遠方人狀誌家傳百不一二致郡州縣志皆略舉大凡雖知其名其行誼事實不可鑿

空而構欲特立傳無由摭拾成章據此則季野所爲傳蓋采狀誌家傳及府州縣志而成吾邑於國初無預史職者其時狀誌家傳蓋未上館中若張荔公所爲志不過略舉大凡袁督師諸人並未之及郭志成書在康熙己巳後季野應聘入史局凡十餘年當未之見然則諸人事實正賴舊志之存方且虞其闕略奈何但依明史而疑爲率意鋪張乎且季野修史時事多忌諱或惑於流俗人之言致滋曲筆故余於茲編博考羣書證以狀誌家傳重爲纂輯不特補所未備且以訂正史誤而白諸人之冤

一吾邑 國朝人物視明稍遜然 國史館列傳尙有數人若勳勞之卓官職之高則張提督見陞 王布政德榜 爲最然張雖著籍東莞而邑人不識其姓名王則寄籍江華而世人不知爲粵產故何鄧兩志稿俱未知載非徧蒐館傳博訪耆聞幾失此二人於此見著作之難

一阮通志列女附列傳末茲別爲列女略分節孝節烈貞孝貞烈四門凡圖書集成一統志所載舊志未及者悉爲補入其無事實者則列爲表附諸後

一耆壽中有事實可紀者悉入人物列女略中無者則列爲表附列女表後

一周志藝文前載詩文後列書目彭志有詩文而無書目體例未安茲調取各家著述依阮通志例分經史子集四部標列其目並錄其序語附注後方使知書中大意其詩文則散附諸各略中

一近人陸伯剛

心源

著宋詩紀事補遺黃石谿

子高

著粵詩蒐逸凡

宋元間單詞隻句悉錄靡遺吾邑宋元詩人惟趙秋曉覆瓿集有刊本餘多陸黃所未見茲錄其詩附注各家集目後俾廣流傳其明初何東莞伯詩舊志所載數首亦附載忠靖集後方
一舊志無金石一門而錄象塔羅漢閣殘碑於古蹟體例未安茲博

行采訪依阮通志例爲金石略錄至明代止若葉青爲宋義士王成爲元忠臣舊志並不之載碑碣既出故茲據以爲傳補入人物略中

一彭志雜志祇十六則然多可采入諸略者茲詳稽博訪成雜錄三卷邑遺聞軼事可見一斑

一沙田公產之鉅爲他縣所未有闔邑寒畯沾溉尤多黃君薌池爲沙田局董久事之始末耳熟能詳茲發凡起例屬編爲四卷附邑志之末其所紀有在宣統辛亥後者以別爲志又經界攸係恐後啓爭端也閱者諒諸

一纂輯大意已略見前其餘細節別詳各卷按語中

一載籍極博袖繹爲難諸君雖分任其勞而余一手獨爲纂定誠恐繁蕪未翦訛闕相仍彭志所譏亦將不免增刪訂正敬俟後賢

東莞賈麻街
養和書局印